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論文對於 中國學術工作的意義

胡 繩

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的論文發表已兩年。在這個偉大的科學著作中，斯大林同志不但天才地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了語言學上的問題，而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作了新的極其傑出的貢獻。斯大林同志的論文的發表，對於中國的學術工作，發生了巨大的影響。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發揮了關於上層建築和基礎的辯證關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從而根本肅清了在這些問題上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各種錯誤觀點。這種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錯誤觀點原來也出現於中國的學術界。

我們的有些研究工作者曾經以為只要去收集一些關於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生產技術的材料，就可以表示自己是歷史唯物論者，就可以隨便判斷這一個或那一個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他們企圖用生產去直接說明上層建築。斯大林同志使我們看出，像這樣的研究方法完全是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基礎並不是生產力，上層建築不是與生產直接聯系，而是通過經濟基礎與生產發生間接的聯

系的。經濟基礎的問題，當然要比生產力和生產技術問題更複雜得多。我們必須排斥那種只滿足於收集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的材料，而不去充分地研究經濟基礎的辦法。這種辦法，表示了研究者的懶惰。

另一方面，也有些研究工作者以為只要說明了基礎，就可以不去具體地研究上層建築的問題。這就把上層建築看做只是消極地中立地反映基礎的。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這並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只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根除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因此，在對社會歷史的研究中，既須切實地研究經濟基礎，又必須切實地研究上層建築，即研究「社會對於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研究它們是怎樣反映了基礎，又怎樣起積極作用於基礎的。斯大林同志關於上層建築的積極作用的理論，對於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學術研究者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學術研究工作是屬於上層建築之內的。由於新社會條件使我們可以無限制地進行追求真理的勞作，我們工作的成果就應該能夠對於新制度的生長和舊基礎的消滅起重大的作用。新中國的學術研究工作應該是以無產階級為首的中國人民推動自己國家向前發展的有力武器。但我們的研究工作在目前縱然還不至於「走到對自己基礎漠不關心的立場」，却也和我們所應負的任務距離很遠。

斯大林同志的論文又使我們知道，各種社會現象，並不都是或屬於基礎或屬於上層建築的。有的研究工作者並沒有具體地研究一個個

社會現象的特點，就任意地把它們配置到基礎或上層建築的框子裏去。斯大林同志的理論掃除了這種幼稚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同志教導說：各種社會現象之間雖然有其共同性，但「問題是在於：社會現象，除了這個共同東西之外，還有着自己專門的特點，這些專門的特點使社會現象互相區別，而且這些專門特點對於科學最爲重要。」斯大林同志的話使我們想到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的論述。毛澤東同志說：「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於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因爲斯大林同志和毛澤東同志都重視具體研究；而拒絕只靠抽象的公式來討論問題，所以他們就成爲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徹底地戰敗了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

斯大林同志的論文中，提出了使教條主義者驚詫的若干論點。他使我們懂得，有些社會現象，例如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他使我們懂得，有些社會現象的發展歷史，例如語言的發展歷史，是不需要經過爆發（註）的。斯大林同志區別了人民必須由下而上地進行革命的時期和革命人民已經取得政權可以由上而下地進行革命的時期。在後一時期中社會改革的實現，就可以不經過爆發。斯大林的這個理論對於我們研究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啓發。

斯大林同志在論文中關於使馬克思主義庸俗化和簡單化的觀點的來源所做的分析，也適用於中國。

斯大林同志尖銳地批評了那種「認爲可以脫離引文中所講到的歷史時期而引證某一作者的著作」的錯誤。我們這裏也有這樣的人，他們讀了很少的或較多的馬克思主義的書，他們選擇了自以爲看懂了的句

子和自己發生興趣的句子，拿來做根據，就以爲有權利可以任意發號施令。這是很危險的，我們如果不堅決克服這種情形，就不可能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說：「書呆子和死啃書本的人……不深入事情底本質，不管引文中所講到的歷史條件而只作表面上的引證，結果必然陷入走頭無路的狀態。」

在我們這裏，還有些人用一種可以說是外部貼標籤的辦法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深入分析。例如，階級分析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社會歷史的基本方法。爲要進行各種社會現象的階級分析，既需要對於當時整個社會的基礎和上層建築有足夠的認識；又需要對於個別的社會現象進行具體研究。如果沒有這些研究工作的準備，只是就各種社會現象的外部關係想當然地貼上這個或那個階級的標誌，這顯然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毫無共同之處。人們必須知道，在一個講演或文章中充滿了階級的字眼，並不表示這個講演或文章就是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斯大林的論文在這一點上對於我們許多公式主義者，也給了重大的教訓。

在我們這裏的某些部門的學術研究工作中，也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斯大林所說的「軍閥式的統治制度」。這種制度，只能養成固步自封的習慣，不負責任的風氣和各種專橫的行爲。我們的學術工作者中有許多是謙遜的、認真的，對自己工作採取嚴肅的態度；但也有些研究工作者自以爲是、拒絕批評。在我們學術工作中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極端缺乏的，這種情形對於學術工作的發展是嚴重的妨礙。

斯大林同志說：「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自然和社會底發展規律的科

學，是關於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革命的科學，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見斯大林答阿·霍洛波夫同志的信）關於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定義使我們看到在中國的理論工作的無限發展的前途。我們國家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即將開始，我們的國家將經過工業化而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我們的學術工作必須跟着社會和國家的發展而向前發展。斯大林同志的語言學的論文和其他著作給了我們以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在斯大林同志的語言學論文發表後的兩年來，我們還沒有足夠地咀嚼在這論文中的豐富內容，拿它來武裝我們並改進我們的工作，我們必須繼續努力。

〔註〕「爆發」，原來中譯本譯爲「突變」，是譯得不對的。

——「人民日報」編者

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華書局發行

定價150元·印數1—3,100·1952年6月初版

(43) 5